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四、大俠鐵笛子

旺子因那一串錢穿得甚緊，不易解下，正在解那死結，聞言方答：「大叔你姓鐵麼？」猛覺手上一鬆，那串制錢已被對方全數拿去。當時也未想出拿在手上的東西，怎會這樣稍微一鬆也未奪便到了對方手內。初意對方必是代他解那死結，決不會全數都要。因覺那人外路口音，兩眼亮得出奇，不願被人看出小氣樣子，笑說：「這二百多制錢還是過年村中諸位伯叔孀娘送我壓歲的，還有一些是我賣藥得來，從來未用，結得太死，你代我解也好。」

窮漢把兩隻怪眼一翻，氣道：「你不放心，不捨得請我，你就拿去，不必嘮叨，說這些廢話！」

旺子年輕大方，又好面子，聞言忙道：「大叔不要多心，我是真心請客，你吃多少酒錢由我來會鈔好了。」

窮漢又問：「你是真心請客，我不客氣了。你如後悔，卻不能說我大人騙你娃兒呢。」

旺子因見時光太早，桌子上只有一把半斤來重的小酒壺，常時來往當地，知道酒價共只十六文一斤，兌水的還不到此數，酒性又烈，心想，至多請他吃上一斤白酒，還不到二十文。

又見對方手拿錢串，正看上面死結，說話大氣，毫不勉強，認定取下一二十文了事，決不會多，又急於要去放羊，聞言氣道：「我雖年輕，只比大人說話還要算數，不信你打聽去，哪有改悔之理。錢交你手，你隨使用多少，決無話說。」

窮漢笑道：「這是你自己說的，我這點錢雖還不夠，可惜你只有這一點，不知如何積蓄起來，我不好意思，也只好將就，說不得了。」

說罷，連錢串往袋中一揣，接口笑道：「你與人家放羊，小娃兒家受人之托必須忠人之事，你既安心請客，不會翻悔，我也照實收下，沒有客氣，還不快走，不要耽誤人家的事，快些去吧。」

旺子竟被蒙住，無話可答。話是自己所說，不料事出意外，被對方巧語套住，不能說了不算，心雖悔惜，無奈性剛好勝，明知上當，也說不上不算來。暗忖：我好不容易積了幾個辛苦錢，被他拿話繞去，如其改口爭論，就奪回來也不體面，何況對方如是騙子，到手之財決不吐出，此時放羊要緊，不能和人打架，何苦花了錢還要丟人，不如大方到底，我也假裝糊塗，以後再看。

早晚沒有遇不上的親家，此人如真為窮所迫，或是真有急用，我雖窮苦，孤身一人，尚能免於饑寒，像他們這樣年紀的人多半還有妻兒老小，萬一真有急用，幫他一點忙也應該。

念頭一轉，一絲聲色不露，從容笑道：「承你看得起我，可惜我與人放羊，只過年時得兩個歡喜錢，平日分文俱無，不能多的幫你。等我放羊回來，如其再遇，我們再談天吧。」說罷起身。

旺子走到路上，想起辛苦半年所得只被人家幾句話全數騙去，還不能認真討還，始而又好氣又好笑，打點報復主意，回來去向王老漢打聽，對方如是騙子，以後想法給他一點苦吃。繼一想，對方一個異鄉人流落在此，無家無業，雖然欺我年幼，有些可惡，也是出於無奈，我以後還想上進，這麼一點小事如何當真？就是被騙，也不犯記在心裡。

平日還說大來得志，想盡方法去救苦人，如何見了苦人稍微幫忙這樣小氣？一個人趕著羊群，自言自語走了一陣，到了放羊之處，剛把羊散開，猛想起方才之事好些不情理，最奇是王老漢從小看我長大，人又忠厚愛群，我一個小娃，為外鄉騙子所欺，那點錢得來又非容易，他立在一旁一言不發，並還面有笑容。

前聽人說，老漢弟兄二人以前還當過鏢師，自從二十年前他哥為一仇家所殺，他不久便隱居本山，人再和氣沒有。去年兩次求他傳授武功，均說他不配當我師父，對於前事答話支吾，並未十分否認。

先還不信眾人以前所說。去年冬天下雪，孤身去往山中打山雞，歸途遇見兩隻凶狼，逃離山口不遠，正喊救命，當頭一狼已快撲上身來，忽然慘嗥倒地，後面一狼也被人用飛刀透胸而過，殺死雪中，跟著便見老漢踏雪而來，心疑兩狼是他所殺，雖不認賬，但那兩隻死狼卻是由他媳婦拖了回去，並還送了自己一張狼皮，說狼乃他的好友所殺，人就住在附近，只不可對人說起。

由此雙方十分投緣，每次來往山中，必要在他酒鋪坐上一會，遇到冷天還要擾他一兩杯。似他這樣精細的人，怎會旁觀不語？先立在窮漢身後，面有笑容，後又借故走開，目光始終不曾離開自己，走時並似暗中點頭，彷彿應該這樣做法，是何原故？

心念一動，恨不得當時趕往探看。勉強挨到午後，將所帶乾饅胡亂吃下，趕了羊群便往回跑，準備就在山口野地放青，抽空打聽，並看窮漢走未。

剛由山窪中走上歸路沒有多遠，離山口還有兩里多路，忽聽笛聲嘹亮，響徹雲霄，彷彿自空吹墜。立定靜心一聽，那笛聲高亢清越，從所未聞，似由前面一座面對瀑布、離地數十丈的峰崖上面傳來，想起窮漢腰間正掛著一根鐵笛，此人從未見過，這笛聲也是第一次聽到，不似尋常竹管所制，心中一動，立時循聲趕去。

相隔還有數里，偏在右側一條豁潤的對岸，須要繞路才能過去，又驅著大片羊群，費了好些事趕到崖下，才想起無法上去，自己還能勉強攀援，羊群如何同上？當地慣出豺狼，春天還有蛇蟒之類，方悔冒失，笛聲忽止，喊了幾聲「鐵大叔」，沒有回音。朝上仰望並無人影。

惟恐羊群有失，只得回轉，又費了好些事才繞到山口，窮漢業已不在。酒客甚多，未等開口，王老漢已先使眼色止住，更疑有因，勉強耐著心情，就在山口附近停了一會，將羊群送回各人家中，匆匆趕往王家。

夕陽西下，人已散盡，剛一見面，王老漢不等開口便先說道：「你是因為辛苦積來的錢被人用去不甘願麼？」

旺子忙答：「我已請客，絕無此理，我還恐那位大叔錢不夠用嫌少呢。」

老漢笑道：「你這娃兒真個乖巧，詳情暫時還不能說，我只問你，路上說什後悔的話沒有？」

旺子人極聰明機警，但向不喜說謊，便照直說出。

老漢笑道：「你說的都是人情，這樣還好，沒有錯過機會，這位老前輩我想不會怪你，有此大量和志氣就夠了。此是你平日夢想不到的事，休看二三百錢小事，關係你一身成就極大，不可錯過機會。照我看法必有指望。」

「本來我連這幾句話也不便對你明說，因這兩人業已離去，那鐵笛之聲我也聽到，乃方才那位老前輩與好友約會的信號。我因他方才走時將你請客的錢原數交回，並還交我一錠銀子，與你代做衣服，命你以後無須牧羊，先來我店中暫住，在左鄰村塾中先認點字。」

「並且你這娃兒心機太巧，曾在途中自言自語之言，我知你平日勤儉，難免假裝大方，心中疼錢，恐其說錯了話，照你那樣說法如其是真，他雖暫時他去，遲早必來尋你，真太好了。當你趕羊回來之時，比往日早得多，又是那麼性急，彼時這裡還有與他相識的人在座，你都不曾見過，既恐把話說錯，又防洩漏他的蹤跡，為此示意要你回頭再來。你過兩天推說店中要用伙計，搬了來吧。」

說罷取出方才那一串錢，還有五兩銀子，也是對方所留。

旺子再三辭謝，老漢笑說：「不必，此老言出必行，難得對你看重，不可違背，錢只管收，銀子由我暫存代做衣服好了。」

旺子一問對方姓名，才知那窮漢是位隱名異人，師兄弟二人，另一位江湖上只是聽說，無人見過。因其腰間所掛鐵笛，常人多大氣力也吹不動，他吹起來卻是聲振雲霄，似要穿金裂石，清越震耳，自稱鐵笛子，江湖上也都叫他外號，無人知道真的姓名。

武功之高簡直驚人。如能蒙他垂青，拜為師父，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等語。旺子聞言喜出望外，連忙拜謝，依言行事，沒有幾天便辭別各家羊主人，搬到山口裡面，每日用功讀書，並由王老漢背人傳了一點紮根基的武功。

從早到夜用功甚勤，稍有空閒便照老漢所說來路探望鐵笛子來未，又往前聞笛聲的峰崖頂上看了兩次，終無影跡。每次往尋師父，老漢也未攔他。教書的孔先生是個飽學寒士，不似別的塾師拼命嚴管，死讀死背。因他聰明用功，自知向上，從不拘束，旺子出入方便。

日子越長，盼得越苦，眼巴巴盼了半年，眼看夏去秋來，再有幾天便是八月中秋，師父音訊渺無。

屢問王老漢，均答：「此老一向神龍見首，形蹤飄忽，說來就來，說去就去，你只照我所說那兩處隨時留意，早晚遇上。不過他老人家敵人太多，你這樣固表誠心，又是自願拜師，只見一面，還不知他來歷住處，就遇對頭不致加害，也必看你不起，無什相干，因此不曾攔阻。

「其實，他既看得上你，必要尋來，你守在家裡也是一樣，去雖無妨，玉泉崖頂最好不去。我已說過，如其遇見面生可疑之人向你盤問，只把前事說出，因覺那人奇怪，又在這裡吹過笛子，心中奇怪，來此窺探，聽他回答相機應付。像你這樣沒有得過他的傳授，又只見過一面的小娃，決不至於與你為難。

「如其所說的話不好聽，千萬不可計較，以防遇見量小的人，在令師未到以前先吃他的冤枉虧。還有山外土財主張家沒有什麼好人，近日小的常時帶人往山中打獵，見時可速避開，免受閒氣。在未真個拜師以前，你索性是個不會武功的放羊娃也好。因你再三請求，我傳了你一點武功，成了半瓶醋，一知半解，你天性又太剛直，一個不巧反倒吃虧。我說話必須記在心裡。」

旺子自是感謝應諾。後又往崖頂連去數次，見那峰崖甚是險峻，崖頂卻極平坦，還有一塊大磐石，三株盤根錯節的古松，對面便是那條界破青山的玉泉瀑布，玉龍倒掛，水聲洪洪，泉響松濤相與應和，景色清麗雄奇。另外還有一個石洞，約有三丈方圓，也頗寬敞明朗，並在洞角尋出幾件壺碟杯筷和一副鐵棋子，料是師父所留，仍放原處未動。

這日因老漢城裡有事未歸，聽王媳說，方才曾見兩人步法十分輕快，似往玉泉崖走去，可惜見時人已走遠，沒有看清。旺子每日苦望，得不到一點動靜消息，當時連書也未讀，便趕了去。因從王老漢練了幾個月武功，越發身輕力大，那又陡又高的玉泉崖居然練得上下如履平地，不似以前那樣費事。

初意王老漢翁媳都是江湖中人，隱居在此，平日言動十分謹細，每次提到鐵笛子更是慎重，不是背人密談，便是稍微借話一點了事，從不明言。聽王媳方才口氣，分明這兩人便無師父在內，也必與之有關，否則不會如此說法，急於往見，一到便以全力攀援而上。身法頗快。

到後一看，並無人影。心想，師父也許到別處走走再來，或照王老漢所說故意試我誠心，洞中杯筷盤碗定是師父常用之物，自從初見一直藏在洞內，無人動過。他老人家常喜在這崖上飲酒下棋，吹簫觀瀑，就這兩人沒有師父在內，既是師父的朋友，也應對他恭敬，反正無事，何不將這些東西洗滌乾淨，以備應用？

方悔來時太忙，忘帶酒菜。及至走到洞中，將杯筷等物取出，趕到瀑布旁邊一個小水塘中洗滌乾淨，忽想起還有一副鐵棋子和一方鐵棋盤，同藏上面洞穴之中，事隔數月，想必佈滿灰塵，還忘了洗滌。

因知崖頂向無人跡，常人也難上去，便將所滌杯筷諸物放向鬆間盤石之上，再往洞內一看，棋盤仍在原處，那兩隻拇指大小的鐵棋子竟不知去向，原放棋子之處留下兩個飯碗大的圓圈，四面灰塵甚多，看出那兩個裝棋子的藤篋似被人取走，心疑師父方才來過，棋子已被取走，先悔來遲，萬一師父拿了棋子走去，錯過機會，以後不知何時才得相見。

後想棋盤尚在，也許師父嫌那棋子有灰，去往峰下洗滌，棋盤也是佈滿灰塵，怎又放在這裡？拿到洞口一看，棋盤乃是一塊方鐵片，上畫好些小方格，分量不重，不似那兩隻棋子，紅黑二色，拿在手裡明淨光滑，沉甸甸的，又厚又重。

棋盤上面雖有灰塵，往地上一磕，稍微拂拭便可應用，越料師父是在峰下洗那棋子，因棋盤用不著洗，不似棋子看重，故未帶去。忙將棋盤仍放洞內，匆匆趕往峰下，到處一尋，哪有人影！眼看日色偏西，心終不死，腹中卻餓了起來。

旺子起初想買一柄鐵叉往山中打獵，王老漢說：「你住在此吃穿不愁，最好文武兩途多用點功。你年小勢孤，打獵無人作伴，前山極少發現野獸，梧桐岡那面鳥獸雖多，多半猛惡，還有虎豹青狼，一個不巧遇上便要送命。

「如非你還有點力氣，近又學了一點武藝，連玉泉崖都不宜孤身前往。等你能去之時，我這裡兵刃暗器都有幾件，隨時可以取用。這類尋常獵又遇見厲害一點的野獸打它不倒，反為所傷，買它作什？」

隨贈了七枝鋼鏢，十二粒鋼丸，作為往來玉泉崖防備萬一之用。另外身邊還有以前買的那柄尖刀，遇見尋常小獸，照王老漢所說打法，比前果然容易得多，只要看見，十九手到成功。

旺子心想，師父不知真個來了沒有，不管是他或是他的朋友，遲早總要回來。今日飯吃太早，崖上崖下奔馳了好些時，不曾停歇。此時已覺腹饑，萬一師父回來，好容易見面，其勢不能走開。再說，對於師父也應孝敬，何不乘他未回以前打上一兩隻獐鹿兔子之類，用身邊火石尋些樹枝點燃燒好，先吃一飽，再將好的留下，獻與師父，能先見面和師父同吃更妙。

好在打獵的地方和梧桐岡只隔一條山脊，常有漳鹿之類翻山竄來，上月還曾打到一隻，打得到獐鹿更好；否則，山腳樹根下到處都有兔穴，怎麼也能打它幾隻肥的野兔與師父下酒，豈不見我一點誠心？就是師父回來，由山脊高處遙望也可看見。主意打定，立即趕去。

那一條山脊原是華家嶺前後山交界之處，過去便是大片森林溪谷野獸出沒之區。山那邊的野獸雖多，山勢高峻，極少過界。上次旺子所得肥鹿原是一時湊巧，不知由何處竄過山來，急切間如何能夠得到。山上下石樹頗多，尋了一陣，一隻獐鹿也未遇上。

剛到頂上，便聽遠遠虎吼和狼嗥之聲，遙望前面夕陽光中，森林內好似起了騷動，知那一帶猛獸甚多，不是膽大機警、本領高強、並還聯合多人的獵戶，輕易不敢前往，就去也都不敢深入。

每次所得雖多，因太危險，還要設法越過一道又險又滑、橫互絕壑之上的山梁才能通過，不是獵人們真個窮極，或是有什急用，輕易無人前往，一去至少二三十人，內中還有好些借著機會跟著去彩林中珍藥的藥夫子。就這樣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有的仍難免於傷亡。

最兇惡是林中的大青狼，比虎豹還要厲害，那樣險滑而厭的山梁，竟能做一條線成群往來，稍見人影便要趕來傷害。這虎狼吼聲聽去甚近，想起王老漢和眾獵人平日所說驚險之事，孤身一人不敢逗留，又見天近黃昏，恐師父回轉錯過機會，肚皮又餓得難受，暗罵，我真蠢極，附近便有桃樹，山桃正熟，還有野紅苕可以掘吃，好歹均能充饑，何必非要吃肉不可？念頭一轉，忙往下跑。

正走之間，猛瞥見側面山石後有彩影閃動，旺子當年春天往山中尋師，遇見過一條五色斑斕的大蟒，因逃得快，未被發現，中途回顧，那蟒正吞吃一隻大獾，其行如風，快得出奇，差一點沒有嚇死。歸告王老漢，再三警告，不令再去，並還通知山口內外打獵和採樵的人。

過了十來天，忽聽傳說那蟒已死絕壑之內，隨眾往看，蟒身似已落入壑底，不見影跡，只剩半邊蟒頭，掛在石樑旁邊樹樑之上，附近幾株樹木全被蟒尾打斷，野草也被掃平，血口開張竟達尺許，外面還拖著一尺多長的紅信，凶睛閃閃，一目已瞎，流著黑水，但又未見暗器。

因蟒頭斷處不是刀斬，蟒眼又流黑水，眾人都說那蟒無意之中被什毒刺傷了一目，毒發自死，死時犯了凶性，在當地亂逛亂跳，好些草木均為所毀，不知怎的一來，一蟒尾掃向山崖上面，崖石被它打碎，大塊落下，將頭打斷，蟒身負痛，頭被樹樑卡住，身子凌空下落，墜入壑底。後又在相隔十餘丈的壑底隱隱約約發現一條死蟒影子，越以為所料不差。

旺子細看附近崖上並無墜落之痕，只半邊蟒頭卡在一株斷樹樑中，附近也無山石碎裂之痕，方要開口，王媳奉命隨眾往看，暗使眼色止住，心疑是她公公所為。回去一問，說是另一異人因好友為蟒所傷，幾乎送命，特地趕來，用毒針射蟒雙目，將其殺死。

鱗頭乃他特製暗器打碎，鱗身墜擊時鱗頭已斷，隨同餘勢猛射出去，被樹樑卡住，因此不曾墜落。自己也是方才聽人送信才知底細。

旺子喜問：「可是師父之友？」王老漢笑說：「隔山森林中常有異人來此採藥，如何一聽有本領的人便是你師父一路？你年輕無識，你師父至遲中秋前後必有音信，到時自會告知。無論遇見何事不要多問，也不可隨便洩漏前事。大害已除，再往山中，只留心別的蛇獸好了。」

旺子事後想起尚自心驚。這時見那彩影也是五色斑斕，映日生光，比前見還要好看，花花綠綠一大堆。因有草樹將前面山石遮住，不曾看清，心疑是條大鱗，嚇了一跳。

正要逃避，忽又覺那彩影不像是鱗，似有羽毛飄動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喜。原來那是幾隻極肥的山雞，不知由何處沾了點水，這類禽鳥最愛借它的羽毛，將長尾攤向山石之上正曬陽光，共有五隻之多，相隔均不甚遠。內有兩隻並還聚在一起。心中大喜，忙即輕悄悄掩向樹後，取出鋼丸連珠打去，居然打中四隻，只有一隻驚走飛去。暗付，我今日運氣真好。

剛往回走，遙望峰崖上面老松下有兩條人影閃動，料知王媳所說兩人已到崖上，既在上面對坐，師父多半在內，這一喜真非小可，也不再顧別的，匆匆採了幾隻山桃，提了山雞，邊吃邊往回跑。快要趕到，忽想起崖頂甚是乾淨，如在上面烤雞，煙火熏的，灰塵狼藉，用柴用水也不方便。

好在師父決不會走，身邊帶有小刀，不如就在崖下洗剝乾淨，將雞燒好再送上去，一舉兩便。幼童心性，還恐師父先看出來，輕腳輕手先將雞皮剝掉，去腹洗淨，用樹枝撐好，乘著晚風斜陽晾乾水氣，再往附近斫些枯樹鬆塔柏葉之類，回來將火點燃，連熏帶烤將雞肉燒熟，就原枝穿好，乘著熱香趕上崖去。

還未到頂，便聽上面有人笑說：「哪裡來的烤雞香味？想必下面有人烤雞，我去看看是誰。如是山中土人，買它兩隻來吃也好。」

旺子方想，上面兩人還不知道，另一人不知是否師父，忽聽一人接口攔道：「老五，你不要忙，人家送雞來了。」

旺子聽出二人均非師父口音，心雖失望，但想此是師父常來之所，便不是他，也是他的朋友，怎麼也能問出一點信息，仍往上面趕去。到頂一看，見那兩人一個年約六旬，頷下無須，塌鼻突唇，一雙三角眼，形貌枯瘦，帶著一臉好笑。另一人看去年紀不大，中等身材，貌相兇惡。

旺子年輕，識人無多，雖看不出這兩人的來歷心性，不知怎的心生厭惡。暗付，師父初遇時看去也和常人相同，因其有心相試，只管說話無理，但那辭色仍是使人可親，不像這樣神氣。這兩人雖都帶著一臉笑容，穿得也頗整齊，為何看去不大順眼？心中尋思，呆得一呆。

矮的一個已先笑說：「你這娃兒哪裡來的？天已黃昏，小小年紀，如何孤身一人在此烤雞，又到這崖上來？可是想賣與我們麼？」

旺子先想由這兩人身上打聽師父下落，何時前來，忽然回憶王老漢平日警告，遇見生人必須先探明他姓名來歷，方可露出你師父姓名之言，心方一動。

恰巧對方開口，見師念切，脫口答道：「我正為二位大叔烤來的，請隨便吃吧。」

矮的一個見那山雞甚肥，烤得又好，香氣撲鼻，不由饞吻大動，隨手接過，拿起一隻撕開便咬，又遞一隻與同伴。瘦長子自一見面便朝旺子上下打量，似在想事神氣。先想不接，後見那雞熱氣未退，香噴噴的，也動了饞吻，一面接過隨手撕吃，連誇了兩聲雞好。

見還剩有兩隻，笑說：「老三，你問三不問四便吃人家東西，可知這娃兒的來歷麼？」

那叫老三的矮子笑答：「管他什麼來歷，至多對頭派來，知我二人在此，故鬧玄虛，這好肥雞我們吃了再說。」隨向旺子道：「這雞還有兩隻，你也吃一隻，吃完我們還有話問呢。」

旺子人本機警，對那兩人雖極恭敬，暗中卻在留意察看，聞言心又一動，越看那兩人越不對心思。覺著憑師父那樣劍俠中人，他的朋友神情言動必與相同，如何這兩人說話神氣都是那麼說不出的討厭，是何原故？

所說對頭不知是誰。我還是小心些好。心正尋思，覺這兩人年歲相差，不應是弟兄相稱，怎麼一叫老五，一叫老三，彼此全沒一個長幼？

忽聽瘦長子笑說：「你猜得不對，雖然這樣高峻的峰崖，他一個娃兒不應容易上下，身法又快，使人疑心。但他並未得到對頭的傳授，就算對頭，知我弟兄不會以大欺小，況又送禮而來，斷無給他吃虧之理。但是這廝何等心高好勝，武功如無根底，不得他的真傳，決不使其出來現世。」

「這娃兒明是窮苦山民之子，不知受了何人指點，看出我們形跡，特意借此進身。方才我在北峰閒眺，曾經見他上下峰崖兩次，身法頗快。先也疑是對頭徒弟，因你心粗氣盛，未對你說。方才他在下面烤雞，我早看見，正想吃完這點酒下崖詢問。剛看出不是對頭家數，跟著他便尋來。」

「來時我在山口外遇一開酒店的老漢，好像昔年縱橫山東路上那個金八，後在酒店門外見一村婦，腳底頗有功夫，曾在後面朝我二人注視，也許這老少兩人教他尋來，不信你問，這娃兒之來必與那老少兩人有關。」

叫老三的笑答：「老五此言有理，這樣無因而至，又是一個村童，必有原因。」隨問旺子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何人教你尋來？」

旺子一聽對方連王老漢都不認得，料非師父至友，還恐對方故意相試，早打好了主意，聽完答道：「我叫旺子，是個孤兒，就住在山外土窯裡，日常無事打些野味，掘些山糧，賣來度日。」

「這崖頂瀑布好看，有時打得野味必在下面烤好，拿到上面來吃，並不知道有人。後見二位大叔在此飲酒，這崖太陡，這裡除了我從未見人上過，覺著希奇，又聽說要買雞下酒，心想，不花本錢的東西，我一個人也吃不完，正好請客同吃，還有趣些。」

瘦長子接口問道：「你可是見我二人本領好，想拜師麼？」

旺子答道：「我有一位師父，只是見過一面，打算拜他為師，人已不見，業已盼望了半年多，一直未來。我已決定，遇見這位大叔便做他的徒弟，別的師父卻不想拜了。」

瘦長子便問：「既不想拜師，為何送我雞吃？我們要尋一人，你見過麼？」

旺子便說：「每次打來野味常時請客，雖有賣錢時候，必須為數較多，還要缺食之時。今日實因腹饑，打算烤吃一兩隻回去，不料無意之中打到四隻，打算吃上兩隻，再帶兩隻送人，恰巧二位在此，又聽這位說香，故此奉送。這一帶的人我都認得，你打聽的人是什模樣？」

瘦長子隨說那人形貌，前有約會，本定重陽節前來此相見，日前有人在水天附近與之相遇，料其早到，特地趕來。

旺子一聽對方所說正是師父鐵笛子，笑答：「我想拜的師父正是這位老人家，可惜去年只見到他一面，當時沒看出他的本領，人走之後方始醒悟，為此每日盼望。二位大叔是他朋友，如能引我往見，那真感謝極了。」

叫老三的聞言二目立閃凶光，方要開口，被瘦長子止住，微笑問道：「你如尋他不到，拜我二人為師如何？」

旺子原因王媳指點，心有成見，明已看出對方不是善良一流，一則年幼無什識見，二則對方並未有什么兇惡舉動，拿他不准。先想不說，萬一真是師父之友，豈不怠慢，錯了機會？說了又恐遇見對頭。因聽對方口氣不會以大欺小，故意如此說法。

如是師執之交，便可表示拜師誠心，否則，雙方只見一面，拜師不過自己心願，並非真的師徒，也不致因此受害，說時暗中留

意二人神色，見瘦長子還是那麼一臉詭笑，另一個卻是目射凶光，面現怒容，立時明白了兩分，表面裝不知道，從容應答，神色如常。

話剛說完，叫老三的已先怒道：「你這無知蠢娃怎不識抬舉？」

瘦長子攔道：「這也難怪，我們吃了人家的雞，不應再說的話，至多過了重陽節，他看出雙方高下，自然後悔。這娃兒頗有志氣，人也聰明，好漢不怕出身低，放羊放牛有什相干，不能都和你徒弟一樣，暫時無須勉強。」隨問旺子：「我們不能白吃人的東西，還有兩隻雞你一同賣與我們吧。」

旺子天性剛直，已聽出對方是師父的敵人，如何肯賣？就這樣，仍想探聽師父下落，何日能來，假裝糊塗，笑道：「我不要錢，肚子正餓，這兩隻要留來自己吃了。我想拜師和盼過年一樣，如肯說明我師父住處，是否還要來此，我便情願餓上一夜，都送你們；否則我回去沒有吃的，如何全數送人？」

叫老三的剛怒喝得一聲「蠢娃」，叫老五的瘦長子已先攔道：「老三就是這樣毛包，我們已差不多吃飽喝足，何必讓對頭日後說嘴？給他幾個錢打發走吧。」

叫老三的正回手取錢，旺子忙說：「我不要錢，雞也情願奉送，只請說出我師父的住處姓名便了。」

叫老三的怒喝：「你既想拜老狗為師，莫非他那外號鐵笛子還不知道？」

旺子聞言大怒，忍氣問道：「你說那人是我未磕頭的師父，如有本領當面尋他，為何背後罵人？」

叫老三的越發大怒，怒喝得一聲「驢日的」，身方起立，瘦長子把手一揚，旺子立覺身邊有一股急風往橫裡掃過，人便歸座，聽聽笑道：「老三不可這樣，這娃兒有此誠心毅力也頗難得。不肯要錢，留點人情也好，由他去吧。」

隨又對旺子說：「鐵笛子未必肯收你做徒弟，大約中秋前後到重陽節為止必來赴約，不妨來作旁觀，我們決不傷你。如先見他，可把今日之事一說，叫他往硃砂場送一個信，了那二十三年前一場公案，就會對你說了。」

旺子便問：「你二人貴姓？」

叫老三的怒道：「見了你師父自會知道，誰耐煩與你這樣蠢娃多說！」

旺子看出那人凶橫可惡，再與門口定要吃苦。那叫老五的雖然始終詭笑嬉嘻，口氣和善，那一隻三角鬼眼始終注視自己，隱藏奸詐，也決不是什善良人物。尤其方才用手去攔同伴，隔著好幾尺遠一塊磐石，手並不曾上身，也未見怎用力，便聽呼的一聲掌風，對座的人好似被他逼住，立時坐倒，神氣頗不自然。

他們是自己人，有話好說，就是防他打我，不應如此著急。那掌風又勁又急，極似王老漢所說八步劈空內家掌法相同，可見此人更是厲害，何必吃他眼前虧，立將所剩兩雞拿起，走到崖口。

因對方白吃了兩隻雞，還要背後罵人，罵的又是每日心心念念的師父，越想越氣，仗著近來練了輕功，崖勢高陡，下時更加輕快，以為對方追趕不上，正想轉身說上幾句氣話，稍見不妙，立時連縱帶跳往下逃走，忽聽叫老五的瘦長子笑呼：「回來，我有話說！」

旺子因瘦長子雖然也是師父對頭，老是那麼笑語溫和，也未出口傷人，不便向他發氣，心卻不願回去，裝未聽見。方一遲疑，想說什麼話好，猛覺急風颯然，夕陽殘照中似有人影一閃，心疑有人追來，剛慌得一慌，待要避開，瘦長子已立在身旁，笑道：

「我二人決不欺你，只問你幾句話如何？」

旺子心想，他雖師父對頭，人卻和氣，反正我打他們不過，不如借此機會說那驢日的幾句，氣憤憤說道：「年紀大小都是人，我好心好意請你們吃雞，你那同伴為何出口傷人？我師父就算是他對頭，也等見面之後再說，我又不認得他，師也未拜，怎麼連我一起恨上，一口一句蠢娃，分明以大壓小，欺我年幼力弱。」

「此時我打他不過，要我的命都行，決不輸口，他打也不還手，是好的，說出姓名住處，過個三年五載，等我拜了師父，學好本領，我必尋他，一分高下曲直。」

瘦長子一面伸手向後一搖，接口笑道：「他就是這樣暴脾氣，你小小年紀，這樣剛強，我真喜歡。空話不要說了，幸而有我在此，便是三太爺見你年小，又不知我二人來歷，一心想拜鐵笛子為師，聽人背後議論，娃兒家的性情自然有氣。他雖因你無禮發怒，也決不會傷你。」

「如遇別人，你這條小命就真的難保了。本來我有好些話說，看你此時神氣正恨我們，說將出來你也不聽，將來再說也好。我只問你，山口開酒店的老漢姓名，他家共有幾人，可有兒孫，有一少年村婦是他什人？」

旺子早得王老漢指教，脫口答道：「他是我們這裡第一個好人，人都叫他王老漢。有兩個兒子，均在水會寧一帶販藥材做藥夫子，只媳婦在家，幫他開酒店。這兩弟兄年近四十，常時往來本地，他家在此住家已有幾十年，人是再好沒有，你問他作什，莫非也是你們兩人對頭？」

瘦長子見他答話不假思索，辭色自然，聽完想了一想，笑問道：「你才幾歲，他家在此住了幾十年怎會知道？我們和他無仇無怨，不過見那村婦像個會武功的，隨便問兩句。」

旺子原知道王老漢當年是江湖中人，先已聽出對方口氣，先問明了村婦年貌，故意氣道：「她便是王二嫂，她爹她哥都是本山有名獵戶，去年弟兄姊妹三人曾在半日之內打殺一狼一豹，我們都恭敬她。人雖大方，卻極正派，前有壞人酒後說了兩句瘋話，差一點沒被她打死。」

「你這老漢偌大年紀，打聽人家女子作什？她家由王老漢的爹起就住在山口裡面，單酒店就開了二十多年，我爹在日和他是酒友，常時談起，怎不知道？天已不早，我肚皮餓，要回去了。人家雖是女子，她公公年老無力，她娘家爹和兩個哥哥卻不像我年小好欺呢！」

瘦長子笑說：「我另有用意，你這娃兒不要誤會。」

旺子已假裝氣憤，轉身就走。雖是連縱帶跳往下急馳，王老漢所傳身法卻不使出，裝成平日用心熬練出來的本領，並非有人傳授。到了半山，正覺裝得頗好，又料瘦長子必在崖上窺探，頭也不回，正要順坡而下，隱聞上面笑說：「這娃真鬼，看他多會做作！」

心想，這兩對頭是何來歷，老的更是奸猾，他曾打聽王老漢翁媳，莫要有什惡意，不如趕緊回去送信。因自己怎麼裝腔也瞞不過對方雙目，又忙著回家報警，到了山下連雞也忘了吃，一賭氣索性施展輕功，加急往前飛馳。

前面不遠便是岔道，一條是來路，一條是往梧桐岡附近打獵的谷徑，彷彿一個人字的尖端，當中隔著一片峭壁。再往前去，轉過昔日放羊之地便是出山大路。正走之間，忽聽隔崖谷中笑語喧嘩之聲，人數甚多。

這條路常有獵人藥夫子成群來往，回來都在日落黃昏之際，旺子見慣無奇，心又有事，不曾留意，只管朝前急馳，不料谷中那伙人成群趕出，當頭恰是十來個手持刀槍、肩挑灌兔山雞之類的獵人，業已走在前面，雙方正好撞在一起。那一段山路較仄，兩邊都是竹林，旺子跑得太急，無意之中衝到人叢裡面，夕陽明滅中未看清。

當地山中野獸藥材均多，偶然也有別處富貴人家子弟乘著好天趕來打獵，初見對方獵人裝束華麗整齊，刀槍雪亮，個個精神，只當城裡富貴人家來此行獵，自恃人小腿快，身法輕巧，路被這伙人擋住，都是前呼後應，互相說笑，談論稱贊，走得並不甚快。

回來心急，打算由人縫中穿過，耳聽身後有人喝罵，也不知是在罵他，見前面還有五六人並排同行，邊說邊走，後面一罵，忽同應聲回過身來，剛看出內有兩個熟臉，心中一慌，忙往旁邊一閃，待由密竹林中繞出，不去惹他，後面兩人業已連罵帶追先後趕來。人多雜亂，心慌太甚，又未留意側面，微一疏忽，恰撞在為首一個少年身上。

旺子從小孤苦，生長山野之間，終年勞作，筋力本極健強，王老漢又是一個成名多年的巨盜，雖然洗手多年，功夫並未拋荒，表面和氣，看去年老無能，實則本領甚高。旺子近半年多得了他的傳授，更肯下苦用功，武功差一點的大人尚非其敵，何況是個紈袴少年；起勢又猛了一點，一不留神恰巧撞中那人左肩，身子一歪，連胸膛也撞了一個重的。

旺子原知這伙人的來歷和厲害，見誤撞了人心更發慌，無意中又踏了一腳，只聽「唉呀」一聲人便後倒。目光到處，知道闖了大禍，剛一伸手想將少年拉住，忽想起亂子太大，怎麼也是沒命，不如逃走的好。

微一遲疑，少年已仰跌在地，大聲哭喊咒罵起來，跟著便聽眾對頭同聲怒喝。少年原是單人搶上，身後一人還未趕到人便跌倒，後面還有二三十人都是手拿刀叉、棍棒、烏槍之類，見狀同聲怒吼，宛如一群虎狼猛撲過來，後隨那人已先趕到，回轉矛桿惡狠狠想要打下。旺子知道不妙，情急驚慌，慌不迭想往竹林中竄去，不料夕陽已快落山，兩面竹樹又多又密，光景昏暗，事前心慌太甚，不曾看清，逃的這一面竹林更密，等到發現林中無路，喊聲不好，想要閃避業已無及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，等到慌不擇路，待要回身往另一面林中竄進，眾聲怒吼喝罵中剛聽出少年哭喊大罵：「將這小驢日的放羊娃捉回去，由我親自動手活活打死！」猛覺叭響兩聲，肩膀等處已連中了好幾棍棒，當時打倒，被人擒住。這班對頭倚仗威勢一向強橫，常人稍與爭執當被打個半死，隨便傷害人命不以為奇，何況一個放羊的孤兒，又將他的衣食父母誤傷，越認為對方大逆不道。

既以行兇為樂，又想巴結主人，上來便下毒手，幸而少年從小嬌生慣養，本心是因旺子在他所帶人叢中衝擠，不知閃避，認為冒犯威嚴，新近又學了一點武功，倚仗人多勢盛，打算親自捉住，把新學會的幾手花拳拿人演習，顯他本領，就便出氣。

不料害人不成先吃了眼前虧，受傷也自不輕，並還當眾丟人，連手都未交，便被一個平日看得豬狗不如的放羊娃撞跌在地，越發怒火攻心，傷又疼痛，恨到極點。被人扶起之後，氣得顛著一隻腳哭喊大罵，定要生擒回去親自打死，不許先傷他的性命。旺子總算在少年破口怒罵之下僥倖把命保住，否則對方人多勢盛，又都帶有刀槍器械，就是體力健強，練過半年武功，照樣休想活命。

旺子被人打了好幾棍，又挨了兩矛桿，如換旁人也早殘廢，後又被人綁起，自知無幸，先氣得大聲咒罵，後覺這樣白吃人虧，多挨幾下，便不再開口，咬牙切齒，任憑對頭拖了就走。少年已被人背起，眾口一詞同聲喝罵威嚇，一窩蜂似往山口外趕去。

走過王家酒鋪時，旺子拼著挨打，正在故意大聲叫罵，想使王老漢翁媳知道，前往相救，暗中偷覷酒鋪裡面，王家人一個不見，只一個小伙計，面還向內，正在做事，好似不曾理會。

心方發急，猛瞥見對面樹下立著兩人，正是方才崖頂所見的老三、老五，瘦長子手中還拿著自己方才隨手丟向林內的兩隻山雞，上面還帶有一點泥土，分明隨後跟來，不知怎會搶在前面。